

安士全書一行善當發勇猛心 悟道法師主講 (第三十二集)
20/10/13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溪小築三重淨宗別院
檔名：WD19-025-0032

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請大家看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，從「免死得元」這個公案，從這裡看起。

徵事【河南潘解元。附二友入省鄉試。寓有神相。密語二友曰。潘君將有大難。須急避之。二友遂託言寓小。各贈二金。使另覓寓。潘隨借一小寓。夜於水次。見一婦投水。詢之。云。夫買棉花織布。積若干匹。夫出門後。賣得四金。不意皆假銀也。夫歸必見責。故尋死耳。潘急出袖中四金與之。歸寓乏用。寓主多出詬語。乃借宿於寺。寺僧夢諸神鼓吹下降。云。試榜已定。奈解元近作損德事。上帝除名。尚未有代。一神云。此寺內潘生可。一神云。相當橫死，安可作元。一神將二手摩其面云。今非解元相乎。僧默識之。厚加款待。試畢。往二友寓謝。相士一見大驚。曰。公作何陰德。成此異相。今首魁多士矣。榜發果然。】

這個公案從《感應篇箋註》節錄出來的，周安士把它編在《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裡面。這個標題「免死得元」，就避免死亡而得到中榜。

下面講『河南潘解元』，這個音在這裡念「借」，借東西這個借，是破音字。解元就是在科舉時代，古代科舉考試，鄉試第一名稱為解元。這是講河南這個解元他姓潘，在鄉試他考試得到第一名。『附二友入省鄉試』，「附」就是附隨，跟兩個朋友一起入省考鄉試。在明清這兩個朝代，鄉試不是說在哪一個鄉舉行這個考試，鄉試是在省城考試，現在講省會。像現在大陸，每個省都有省會。

在台灣過去也是有省會，就是南投中興新村。鄉試是在省城舉行的，每三年一次考試，考中的稱舉人。「入省」，從鄉村到省城，古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，相當遠的路程；就是現在交通很方便，那也是相當遠的。所以出門，不可能從家裡去，當天往返，那不可能，一定要有一段時間。一段時間，必定要去租地方，像我們出外去旅行，我們要租旅館。出遠門，我們到外縣市去，停留的時間比較長，你不能當天趕回來，必定要租房子住。現在租賓館，還有民宿這一類的，古時候也是一樣，古時候叫客棧。

『寓』就是住所，我們現在講公寓，住的地方。這個「寓」，有臨時的住處、有長期的住處，自己家裡長期的，自己買一個公寓房子，長時間住在這裡；如果到外面去租的、短時間的，那也是寓，也是住所。以前都是客棧，客棧當然房間很多，像我們去住旅館，房間很多，不止住一、二個人，住很多人。旅館有大大小小的，大的旅館住幾百人，小的住幾十個人，甚至住幾個人的這種小旅館也有。他們去住的這個地方，就是去住宿的這個旅館，『有神相』，這個住處裡面剛好也住一個很會看相算命的。在古時候，對很會看相算命的人稱呼為「神相」，就是他看得很準，神相就是對善於看相算命的這種人一個尊稱。像了凡先生遇到孔先生給他算命，算得非常準，甚至一年吃幾石米都把它算出來，哪一年考第幾名都給他算出來，早一點也不行，晚一點也不會，第幾名就第幾名，算得很準。像這樣的算命先生，看相的，就稱他為「神相」，他很會看，看得很準。

這個看相的看到潘解元，當然那個時候他還沒有考中，看到他這個人，他跟著兩個朋友，『密語二友』，「密」就是私下，私下給他這兩個朋友講，說跟你們一起的這個潘君『將有大難』，他有大難，這個大難就是他可能最近就會有意外災難死亡，就有大難。

『須急避之』，你們兩個不要跟他，他有大難，你們兩個應該趕快避開他，不要跟他在一起。他這兩個朋友當然也不敢跟他講，『遂託言寓小』，這兩個朋友，「遂」就是馬上、很快，就有個託辭（推託的言辭叫「託言」），說「寓小」，就說這個公寓，我們住的這個旅館太小，我們人這麼多，太擠了。就給他講，他說你在這裡跟我們擠在一起太委屈你了，你再去找一個比較大一點的，這樣大家住得就比較舒服，不用那麼擁擠。『使另覓寓』，「使」就是勸他，「另」是另外，「另覓」就是另外去找，再去找一個旅館，大一點的。兩個人『各贈二金』，使令覓寓。這個「金」就是銀子，古時候錢幣用銀子，銀兩，「二金」就是二兩銀子。兩個人，一個人贈送他二兩銀子，他就有四兩銀子，那錢也不少了，他再去租個房子當然就很容易。

『潘隨借一小寓』，他就接受他這兩個朋友的好意，他就另外去租借一個小的房子，他一個人住，租一個比較小的，當然就沒有跟他兩個朋友住在一起。『夜於水次』，「夜」就是晚上，「水次」是水邊，比如說河邊、江邊、海邊這一類的，或者指船隻泊岸之處，比如我們現在講碼頭，那邊有水的。這個是河，或者是潭。像我們到日月潭去，它也有碼頭，那個潭很大，就是在水邊，水次就是在水邊。『見一婦投水』，他夜晚大概出來散步，散步走到水邊，應該是河邊。像我們在日月潭，上個月我去住日月潭，一個同修開的旅館就在日月潭旁邊。如果晚上天氣好，出來散散步，到水邊去走一走。「夜於水次」，就是夜晚就出來，在水邊看見一個婦人準備要投水自盡，要跳水。他看到了，當然他要趕快給她阻止。妳為什麼要跳水？有什麼事情想不開？『詢之』，就問她，妳有什麼事情？為什麼要跳水？

『云』，「云」就是婦人給他回答說。『夫買棉花織布，積若

干匹』，「夫」就是她的丈夫，她的先生買棉花要織布，已經積了若干匹。這個「匹」是計算布帛類、紡織品的一個計算單位。『夫出門後，賣得四金。』從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知道，她們家，她先生是做這個行業的，我們現在講紡織業。以前沒有現代這種機器，都是人工去紡織的，累積織了幾匹布當然也不容易。「若干匹」就是織了很多布，他們就是做這個在賣的。「賣得四金」，賣布賣了四兩銀子，「四金」就是四兩銀子。她賣了之後怎麼樣？『不意皆假銀也』，「不意」就是沒想到，賣了之後那個買主給她的銀子竟然是假的。就像我們現在人家來買東西，他給我們的是假鈔票，假的就不行，就不能用。古時候有假的銀子。賣了之後，布給他拿走了，才發現銀子是假的，當然這種打擊是非同小可，辛辛苦苦織了那麼多匹布，賣了這個銀子都是假銀。『夫歸必見責』，她丈夫回來一定會責備她。她承受不了這個打擊，『故尋死耳』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她想不如投水死掉算了，她是這個原因要投水自盡的。

這個婦人跟他講完了，姓潘的這個先生『急出袖中四金與之』，這個「急」就是沒有考慮。「袖中四金」，他那兩個朋友送給他的。兩個朋友不是各贈二金嗎？兩個人就是四兩銀子，四金。當然他自己也帶了一點錢，他自己去租個小的房子，那四兩銀子他也沒有用，他毫不考慮的，四兩銀子就給她了。給她了，當然他租的這個房子房租就不夠了，因為不是租一天、二天，考試可能要十天半個月的，有的時間可能要更長，要一個月，他自己錢帶得也不多。實在講，就是跟他兩個朋友一起租，大家分攤一下還可以過得去；現在自己獨立租一間房子，要自己付房租。他朋友捐給他四兩銀子，他都統統捐給這個婦人，為了救她一命。這個婦人得到這個錢，當然她就打消自盡的念頭，向他致謝，回去了。等於是潘生，這個考生救她一命，四兩銀子救人一命。

『歸寓乏用』，回到他租的地方，他的錢就不夠了，「乏」就是缺乏，不夠。要住很多天，房租不夠，繳不出來。『寓主多出詬語』，房子的主人，你房租繳不出來，當然就趕他走了。而且還出「詬語」，詬語就是指責、責罵的話，像我們說詬罵，講話就不好聽了，指責他的話，他繳不出房租。沒有跟人家租過房子的人可能體會不到，我是體會到了。以前我們家裡兄弟孩子多，經濟不好，跟人家租房子，房租慢一點給屋主，那個屋主就來罵，這個詬語，所以講到這裡我能夠體會。「沒有錢，你就給我搬出去」，這是從小我經歷過的。所以他這裡講這個「詬語」，我可以體會什麼叫詬語。當然跟人家租房子，我們如果付不起房租，實在我們也是於理有虧，本來我們是應該付的，現在付不起，人家來要錢、來指責也是正常的，付不起你就搬家，你不要租這個房子。

這個屋主一直罵，當然他也就不好意思，也就只好搬。搬，他去住哪裡？『借宿於寺』。以前寺院都有給人家掛單，特別是讀書人，很多人都是借寺院去讀書。所以他就去借住寺院，去寺院掛單，「借宿於寺」，到寺院去。借住在寺院當然更好，寺院出家人也很慈悲，就給他住。『寺僧夢諸神鼓吹下降』，「寺僧」就是這個寺院的僧人，應該就是這個寺院的住持。借住那一天晚上，這個寺院住持，這個僧人他就做了一個夢，夢見「諸神鼓吹下降」。「鼓吹」，大家如果看我們中國民間傳統的迎神賽會，有鼓吹。像台灣民間鼓吹，熱鬧的時候，五月十三迎城隍、媽祖等等的，這些迎神賽會都有鼓吹。就是我們現在的話講叫儀仗樂隊，我們現在看到迎城隍、媽祖這些，還有什麼關聖帝君，這些迎神，現在我們都還有看到儀仗樂隊，那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樂隊。但是現在大部分用的都是西洋的樂隊，儀仗隊，西洋的，像我們雙十節吹那個樂都是西洋的，不是中國的。中國的樂隊，就是我們民間現在看到的。還有大

家看歷史劇，清朝歷史劇，吹的那個是中國傳統的儀仗樂隊，這個叫鼓吹。看到諸神，儀仗樂隊下降，「下降」就是蒞臨。意思就是指諸神，就是很多神明伴隨著鼓吹，樂儀隊的樂聲當中蒞臨到他們這個寺院，主僧（這個寺院的住持僧人）夢到諸神伴隨著儀仗樂隊下降到他們寺院來。『云』，「云」就是說，給這個主僧講，『試榜已定』，說這個考試放榜早已經定好了。這個也就是我們一般講命中注定，這一科，哪一個人要考第一名、第二名，早就在上帝那邊都已經定好了。這是根據個人前生造的業，這一生的命運在這個時候他會中解元。「試榜已定」，考試的榜已經定好了，哪一個人這一科要考中解元，那個名字都已經定了。下面再講『奈』，「奈」就好像一個無奈的口氣。這早就定好了，很無奈這一科的解元『近作損德事』，這科本來應該考中解元的這個人，這個考生最近做了損陰德的事，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，做了壞事。因為做了壞事，可能做得很大、很嚴重，『上帝除名』，玉皇大帝給他這個解元的名字除掉了，解元就空了，沒人了。『尚未有代』，還沒有人去代替添補他這個位子。原來要中解元這個人，最近做損陰德的事情被註銷了，還沒有人代替。

『一神云』，其中有一個神明就說：『此寺內潘生可。』就是其中有一個神明說，這個寺院裡面有住一個姓潘的考生，他可以來代替這個位子，讓他這一科給他中解元。『一神云：相當橫死』，另外一個神說，他面相一看就知道，他應當遭遇橫死，就是遭遇意外災難死亡的。我們人會遭遇意外死亡的，那個高明的看相的，看得出來是橫死的命，就是會遭遇意外災難死亡的，我們現在講天災人禍，意外災難。意外災難當然很多方面，這裡他沒有講這個姓潘的他會遭遇什麼意外災難，沒有講，但是看他的相是橫死的相。他是這樣的一個相，當然壽命也是很短，才要考試當然還很年輕。但

是他「相當橫死」，他說這個人是橫死的相，『安可作元』，「安可」就是怎麼可以讓他做解元？這差太多了吧！本來他命中這個時候就該遭遇到意外災難死亡的，怎麼現在一下子變成考上鄉試第一名，這怎麼可以？這個相不符合，他不是解元這種相。這個會看相的，的確也看得相當準。另外有一種摸骨相，摸那個骨頭的。過去新竹關西摸骨，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？摸骨，這都屬於看相這類的、這種行業的。

這個神就說他的相是橫死的相，怎麼可以做解元？另外一個神，『將二手摩其面云』，另外一個神就將他兩隻手摸潘生的臉，給他摸一下，說『今非解元相乎？』給他摸了一下，他的相變了。這個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常常講「相由心生」。會看相的人，你最近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，他看看你的相，會看得出來你最近做了什麼。如果做了大好的事情，他的相也看得出來，這個相變了。相由心生，心善，做好事，相就變好；心不好，做壞事，相不好。潘生他這一生相不好、命不好，應當橫死，過去生造的惡業，所以這一生得到這個橫死的相。就跟袁了凡、俞淨意公一樣的，那是過去生造的業，但是這一生他改造命運，他做了大好事，花報就現前，命運改了。所以這個神給他兩手一摸，這個潘生他的相變了，原來橫死的相變成解元的相，這個差別當然太大了，真的是相由心生。

所以我們心裡念佛，這個相是最好的，你在念阿彌陀佛，你的相就是阿彌陀佛的相，大概沒有比這個相更好。所以念佛是修最圓滿、最究竟的福德相。世出世間，相沒有比佛更圓滿的，念阿彌陀佛，你的相就變阿彌陀佛，我們要懂這個道理。所以相由心生，都是由我們這個心，如果我們現在這個心念貪瞋痴，貪心就現鬼相出來，瞋恨心現地獄相，愚痴心現畜生相；現在心裡念佛，現了佛相

，念菩薩就變成菩薩相。所以過去我們有印「十法界圖」，中間寫一個「心」，大家有沒有看過？就是告訴我們，這十法界從哪裡來的？都是從我們自己心變出來的。心現識變，你心想什麼就變什麼。自己，不是別人，是自己。懂得這個道理，命好，自己製造的，命不好也是自己製造的。你想要把不好的命改為好的命，你改心，心改好了，命也就跟著改。所以相由心生、境隨心轉，這個可以印證，佛以佛經的道理來印證這個事情。

姓潘的考生他做了這件大好事，我們平常講，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。下面講『僧默識之』，這個「僧」就是寺院的主僧，他也沒有講話，記在心裡，「默」是記，他記在心裡，對這個姓潘的考生『厚加款待』，對他就特別招待。『試畢』，考試完畢了，『往二友寓謝』，考試考完了，他就到他兩個朋友住的地方去致謝，感謝他們幫忙，每個人贈送他二兩銀子，一共四兩，幫助他另外租房子。去他們住的地方致謝，看相的那個相士也還住那裡。『相士一見大驚』，這個看相的看到潘生來了，再看他的相，他大吃一驚，怎麼相變了？就問他，『曰：公作何陰德？』「公」是對他的尊稱，說你最近有做什麼陰德？『成此異相』，你這個相，「異」就是跟以前大不相同。『今首魁多士矣』，「首魁」，以前講魁星，魁就是居首位，第一名。「多士」是指眾多的賢士。在眾多賢士當中你是首魁，就是你是為首的，你第一名，考試你是第一名。這個看相的也真的很厲害，一看就看出來他相變了。『榜發果然』，放榜，果然他中第一名，住持僧人夢的跟這個看相的說的完全相應。

由這個公案，就是證明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。做好事，你看幫助人家，積陰德，所以他這麼快速改造命運。你看一個要遭遇意外災難死亡的，像我們現在講車禍，或者地震、水災、火災，這

些意外死亡，變成考了第一名，這就是當時他沒有考慮到自己費用不夠，救人要緊，出自一分真誠心。這個心在佛經上講，他善心猛利，他業轉得也大。關鍵在他一念心。

這是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講完了，下面周安士居士就按照這個公案有一個評論。「按」，按就是按照，按照這個公案他做一個評論。

按【作一善事。須是若決江河。沛然莫禦。方能成就。潘君若算到自己進場盤費。未有不廢然中止者。唯其但知有人。不知有己。所以費止四金。免一橫死。而復得元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是周安士居士對這個公案的一個評論。就是說做一件善事必須『若決江河』，「決江河」，好像江河決堤。我們看那個堤防，我們三重這邊都有堤防，河邊有堤防，河堤。如果有大水，堤防缺口，決堤，大家想一想，那個水衝下去是什麼樣的？你能不能去把它擋住？擋不住。莫之能禦，你沒有辦法去抵禦它的，擋不住的，就是水流很強，無法去抵禦、去阻擋。形容他這一念善心，決心很強，就好像河水決堤衝出來一樣無法阻擋。所以『沛然莫禦』，無法阻擋，『方能成就』，必定要有這樣的決心，才能去成就一樁善事。

『潘君若算到自己進場盤費』，如果他是考慮到自己要進考場，還有這麼長的時間，他這個生活費、房租費等等的，如果捐給她，他就沒有了，他馬上就面臨困境。如果考慮到這方面，旅途的費用、路費，『未有不廢然中止者』。如果考慮到這方面，你就不會布施去救這個婦人了。但是潘生這個時候他的一個善念起來，『唯其但知有人』，這個時候他的心裡想，救這個人要緊，沒有想到自己，『不知有己』，把自己忘了，趕快救人要緊，沒有考慮，趕快錢給她。『所以費止四金』，這個「四金」也不是很多，四兩銀子

，也不是很大的數字，但是對一個窮困人家來講它是很大的，四金就救她一條命。他救人就是救自己，所以『免一橫死』，他自己避免意外死亡；不但避免意外死亡，『而復得元也』，而且考鄉試又考上第一名。

這個果報也非常非常殊勝，為什麼這麼殊勝？因為他當時發的這個善心很強，只有考慮到別人，沒有想到自己，沒有想到自己後面生活會怎麼辦。「但知有人，不知有己」，把自己忘了。行善必須要這樣，才能去做善事。如果稍稍考慮到自己，他就拿不出來了，我現在捐給你，那我怎麼辦？就不會拿出來了。沒有拿出來，這個潘生的錢也用不到，因為他會遇到災難死亡，實在講，他也用不到了。但是他不知道，那個看相的沒有跟他講，只是給跟他一起的兩個朋友講，沒有跟他講，不敢跟他講，後來才知道，後來看相的看到他，跟他講他才知道。下面是周安士居士講他自己：

按【猶憶己巳年冬。余在澄江應小試。時有門斗朱君玉者。失去他人所寄之金。幾不欲生。余聞惻然。欲助其少許。苦於資糧告匱。不果。未幾。余即歸崑。迨文宗發長洲覆案。余已列在第二。然但有坐號而無姓名。人皆莫識。余遂以覆試不到除名。此時崑邑實無長洲案。有之者唯朱君玉。朱與余又不甚相識。初不知第二坐號即余也。向使當日不顧自己盤費。稍助其資。彼於感恩之下。必以覆案示余。余亦不至除名。復閱二年而始遇矣。蓋觀於潘而益愧云。】

這是周安士居士講他自己，他說『猶憶己巳年冬』，憶就是回憶，他回想、回憶己巳那一年冬天。己巳年就是康熙二十八年，西元一六八九年，那個時候周安士先生三十四歲。他回想那一年冬天，『余在澄江應小試』，在「澄江」這個地方考試。「小試」就是古時候太學生、童生應貢舉及學政、府縣之考試，就是府跟縣的考

試，這個叫小試。他在這個考試的時候，『時有門斗』，這個「門斗」在古時候就是這些考試官、學官的供役者，就是供他使喚的，稱為門斗，現在講就是看門的。門斗就像我們現在守衛一樣，在官府裡面當守衛看門，也有這個執事；還有看管倉庫糧食也稱門斗，有幾個稱呼。這個地方應該是指屬於在官方，考試這方面的，就像我們現在考試院，主持考試的這些官方的一個單位，在那邊他擔任這樣的職務，擔任門斗。這個門斗，他名叫『朱君玉』，姓朱，君子的君，金玉滿堂的玉，朱君玉。『失去他人所寄之金』，「失去」就是人家委託他的錢，錢寄在他那個地方，但是他給人家遺失了。遺失了，可能要賠人家，不然就對不起人，人家這個錢寄放你這裡，你給弄遺失、弄掉了。當然他做這個職務，我們可以想像可能他收入應該不高，人家錢寄放在他這裡應該也有一筆數字，丟了，當然他這種打擊『幾不欲生』，就是幾乎不想活下去，覺得這怎麼對得起人。這是周安士居士在己巳年冬天，在澄江這個地方考試，遇到這樁事情，有個朱君玉他遇到這個事。

『余聞惻然』，周安士居士聽到這樁事情，也很有惻隱之心，也很同情他，『欲助其少許』，想要幫助他一點點，幫助他還人家委託他的錢。『苦於資糧告匱』，「告匱」就是怕財物用盡，自己又沒有路費，「苦於資糧告匱」。『不果』，「不果」就是想到這個地方，他也就沒有幫助他。幫助他，我就沒得用了，他就沒有幫助。『未幾，余即歸崑』，「未幾」就是沒有多久，「余即歸崑」。崑，上面一個山，下面一個昆明的昆，這個崑就是現在江蘇崑山，崑邑就是現在的崑山。現在大陸江蘇崑山的台商非常多，過去澳洲淨宗學會副會長林宜村居士，他們工廠就設在崑山。他們家在桃園，他父親是開桃園客運，他們在桃園也算是一個大家族。所以看到這個「崑」，我就想到林居士他們就在崑山，他給我講崑山台商

很多，台灣去那邊經商的商人很多，江蘇崑山，靠近蘇州。周安士居士他是崑山人，余即歸崑，歸就是回到崑山去了。古時候叫崑邑，現在叫崑山。『迨文宗發長洲覆案』，「迨」就是等到的意思，「文宗」就是古時候的考試官發到長洲的一個覆案。覆案就是清代考秀才必須經過縣試、府試、院試三個層級的考試，縣考試一共考六場，一考五覆，考一次，五次覆考，考一次還要再重複五次覆考，通過一考五覆就稱為童生，有童生的資格才能參加考府試。府試也有六場，到府裡面去考試。而院試只有兩場，院試是最高層級的考試，稱正場、次場，考兩場。次場又稱覆考，次場就是重複再考一次，覆考通過才成為準秀才。你看古時候一個秀才要考這麼多次，現在的博士跟以前一個秀才無法相提並論。準秀才之後必須再加考一場，是決定名次的，叫覆紅榜，最後用紅榜公告，被錄取就稱為進學，統稱生員，俗稱秀才。這是指院試的覆考，就是第二次考的。

試官這個文發到長洲，這個試案（考試案卷），『余已列在第二』，周安士居士說他是列在第二。『然但有坐號而無姓名，人皆莫識』，他的位子有給他留出來，但是沒有他的名字，人家也不知道這是誰，但位子是有。發到那個地方，因為沒有姓名，別人不知道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『余遂以覆試不到除名』，因為覆考他沒有去，名字就被除掉了。『此時崑邑實無長洲案，有之者唯朱君玉。』「崑邑實無長洲案」，「長洲」是指蘇州府治之所在，府試、院試的名單自然在長洲才有。這個是長短的長，不是現在江蘇（平常的常）那個常州，這個是長短那個長。現在常州，我們的唱念就根據常州天寧寺，它那個屬於江蘇省。崑邑屬縣市，崑邑就是崑山，屬於縣，所以在崑邑它沒有案件，不會發到崑山（崑邑）去，發到長洲去。至於周安士先生為何在考試之後沒有前往長洲去查他的榜

，他也沒有收到通知，這個實際情況他這裡也沒有寫得很詳細，也很難去考證，我們只知道有這樁事情。

長洲只有朱君玉這個人，就是當時錢掉了的這個人，他在那個地方當門斗。『朱與余又不甚相識』，就是他跟周安士先生也不是很熟悉，剛開始他們也不知道第二個座號就是周安士先生，因為不熟悉。為什麼不熟悉？當時他錢掉了，他知道這個事情，很同情，但是沒有去幫助他。如果幫助他就認識了，不但認識，他一定是感恩莫名，永記在心，不敢把他忘記。所以周安士居士他回想當時那個事情，又看到前面姓潘這個考生的公案，他自己想到己巳年那一樁事情，他說當日如果『不顧自己盤費』，他如果像潘生一樣，不考慮到自己的路費，先幫助人，救人要緊，就是不要說全部都捐助給他，就是捐助他一些，朱君玉也一定很感恩他。『彼於感恩之下』，一定會通知他去考試，『必以覆案示余』，必定他會把覆考的案件告訴他，他就知道要去考了。『余亦不至除名』，我也不至於當時不知道要去那邊考試，名字就被除掉了。

『復閱二年而始遇矣。』清代童生要考秀才，三年考兩次，分別在每逢丑、寅、辰、巳、未、申、戌、亥這些年份，童生考秀才，三年考兩次。周安士先生於己巳年覆試不到被除名，必須要等兩年後，也就是他從己巳年，要到辛未年才能再參與考試。這一年是康熙三十年，就是前面是康熙二十八年那個時候，過了兩年就是康熙三十年，就是西元一六九一年，距離我們現在三百二十九年了，我們今年是二〇二〇年。周安士先生通過覆試，過了兩年他才能再去考，就是耽誤了兩年的時間。故說「復閱二年而始遇矣」，就是過了兩年他去考，才考中秀才。『蓋觀於潘而益愧云』，他因為看到《感應篇箋註》潘生這個公案，你看他自己費用沒有，他就是救人要緊，自己被屋主趕出來，去借住在寺院，他說我比起那個潘生

，實在很慚愧，人家做善的那種善心那麼強烈，都沒有想到自己，只有想到別人，想到救人。自己想一想，跟他比，實在太慚愧了，自己也遇到這個事情，自己就不能像他一樣，不能及時捨己為人，所以周安士先生「益愧」，就更加感到慚愧。

這個地方，也就是說我們做善事要及時，也是我們修福積德的一個大好的機緣，這個機緣稍縱即逝，一下沒有抓住就過去了，也就沒有機會修這個陰德。所以有這個機會，要抓住這個機會修積陰德，做好事，必定有好報。當然就是說，真正存善心，只是救人、幫助人，沒有想到自己要得什麼好報。當時這一念善心很單純，就是只要不讓他死就好了，自己後面有沒有生活費都不考慮，這一點發心難能可貴。這個就是《了凡四訓·積善之方》裡面講的難捨能捨，這很難捨；難捨能捨，當然他的果報就殊勝。

這個公案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我們接著再看下面這個公案。這個公案，大家翻過來第二頁，這一頁：

徵事【蠲租得第】

這個公案是彙纂《功過格》。功過格，過去我們好像有印過。我們看這個文：

徵事【華亭士李登瀛。家貧。僅田二畝。佃戶以疾荒其產。賣子償租。李知之。惻然曰。爾以病故。不能治田。非汝咎也。我雖貧。尚能自存。奈何使爾父子離散。急取銀去贖爾子歸。其人以主家不肯為慮。李曰。我貧儒。且讓汝租。富家大室。亦知積德。我當為爾言之。遂與同往。因得贖歸完聚。佃戶日夜禱祝。康熙甲子。李登賢書。乙丑聯捷。】

『蠲租』，「蠲」同捐獻的捐，我們現在看稅捐處那個捐。蠲就是免除的意思，蠲免、蠲除，意思就是免除租金，租金就不用了。『蠲租得第』，「得第」就是得到功名。『華亭士』，「華亭」

是古時候的地名，現在在上海松江區。大家有到過上海，去過松江這個地方。我們台北市有條松江路。就是上海松江區，在清朝叫華亭，地名叫華亭。「士」就是古時候的讀書人，華亭士就是上海松江這個地方有一個讀書人，姓李叫登瀛。『家貧』，他家裡很貧窮，『僅田二畝』，他田地只有二畝田。二畝不多，很小。『佃戶以疾荒其產』，「佃戶」，一個人字旁再一個田，這個就是佃戶，過去講佃農，幫人家耕田、種田，然後賺一點工錢。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戶，耕種收成要交多少田租，或者交稻穀交給地主，這個叫佃農，那個農地不是他的。

「佃戶以疾荒其產」，疾就是生病，荒廢他這個耕種。當然他家的田產也荒廢掉，沒有人耕種就沒有收入。但是沒有收入，地主還是每年要跟你收租金，你是租他的地，來跟你收租金。他想賣他的兒子去償還這個租金，因為他生病沒有辦法耕種。『李知之』，李登瀛知道了這個事情，『惻然曰』，他惻隱之心油然而生。他就講，『爾以病故，不能治田』，他說，你因為生病就不能耕田，『非汝咎也』，不是你的過失。因為你生病，不是你沒有病不耕，這也不是你的錯。『我雖貧，尚能自存』，他說我雖然很窮，但是自己還是可以生存。『奈何使爾父子離散』，他說怎麼可以讓你們父子離散？你把兒子賣掉，你們父子永遠就不能見面了，離散了。『急取銀去』，他很快就把銀子拿過去，『贖爾子歸』，叫他趕快拿這個銀子去把兒子贖回來。『其人以主家不肯為慮』，這個人怕雇主之家不肯，怕不肯，為顧慮。『李曰』，李登瀛說，『我貧儒，且讓汝租』，他說我是一個貧儒，是個貧窮的讀書人，尚且讓你租金，租金我都能捐得出來，『富家大室，亦知積德』，他說富貴人家應該他們也知道要積德。我會為你說話，『我當為爾言之』。『遂與同往』，就跟他去了。『因得贖歸完聚』，就把他兒子贖回來

，他們父子就團聚了。『佃戶日夜禱祝』，這個佃戶非常感恩他，日夜就在神明前向上天禱告，祈禱李登瀛，讓他考中。『康熙甲子，李登賢書，乙丑聯捷。』果然「李登賢書」，就是李登瀛鄉試考中為登賢書，他考上了，乙丑這一年考上了。

下面這個「按」是周安士居士按照這個公案他做個評論。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這個評論我們明天晚上再來學習，今天先講到這一段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